

# 「知我者，其惟是書乎」： 論朱權《原始祕書》之編纂

林桂如\*

## 摘 要

本篇以朱權現存最早類書《原始祕書》為探討對象，首先就現存版本之間異同，論述內容增刪與目的；其次，朱權於此書序文中明言其編纂所依底本為《事物紀原》，故繼而將之與現存唯一一部於《原始祕書》前刊行之《事物紀原》版本相較，使其編纂輪廓更為清晰；再者就比較中確知朱權增添部分，分析其與《通鑑博論》、《漢唐秘史》等朱權其他著作關係。並就音樂、書籍、宗教與君臣朝政等內容進行探討，希冀能更接近朱權原來面貌，分析在傳承與改寫中，書籍性質的轉變與編者所投射冀望，從其書籍編纂脈絡之了解，對朱權以及藩府本研究能有一新的啟發。

關鍵詞：朱權、原始祕書、事物紀原、藩府本

---

\*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 The Compilation on Zhu Quan's Book *Yuan Shi Mi Shu*

Lin Kuei-Ju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 Abstract

This paper is a research on the encyclopedia *Yuan Shi Mi Shu* which was written by Zhu Quan. Firstly, I will compare the content of surviving examples and discuss the publishing purpose. Secondly, according to Zhu Quan's preface, this book was based on *Shi Wu Ji Yuan*. In order to understand his edition method, I will compare *Yuan Shi Mi Shu* with the *Shi Wu Ji Yuan* that was published in Song Dynasty, because this Song edition is the only one example that was published before the *Yuan Shi Mi Shu*. Thirdly, through the comparison, we can understand Zhu Quan used *Tong Jian Bo Lun* and *Han Tang Mi Shi* that were Zhu Quan's works to edit *Yuan Shi Mi Shu* and try to approach the real appearance of Zhu Quan from the content of music, books, religion, and politics. By analyzing the edition method, this study aims to provide a viewpoint which examines Zhu Quan's expectation and, Royal family edition (known as Fan Fu Ben) research.

**Keywords:** Zhu Quan, *Yuan Shi Mi Shu*, *Shi Wu Ji Yuan*, Royal Family Edition

# 「知我者，其惟是書乎」： 論朱權《原始祕書》之編纂

林桂如

## 前言：輾轉三地的人與書

大寧藩王朱權（1378-1448），據《寧王墳志》所載<sup>1</sup>，為朱元璋第十六子<sup>2</sup>，生於洪武 11 年（1378）五月初一日，於 24 年（1391）五月十三日封為寧王，27 年（1394）三月二十三日之國大寧。<sup>3</sup>朱權年少即坐鎮一方，擁胡騎雄兵，威震北荒<sup>4</sup>，然隨洪武 31 年（1398）閏五月太祖駕崩，建文即位後，與近臣齊泰、黃子澄等實行削藩政策，以致燕王朱棣以清君側名義掀起靖難一役。靖難勃發之際，建文帝立即招回擁兵守塞諸王，寧王朱權卻遲未奉命。<sup>5</sup>燕王朱棣則於建文元年（1399）十月初六日，突襲大寧城，脅持朱權至北平。<sup>6</sup>朱棣即位後，遷封朱權於南昌，其後朱權曾數度乞

1 《寧王墳志》於 1958 年出土於朱權墓中，現藏於江西省博物館。參見江西省、南城縣、新建縣、南昌市博物館編：《江西明代藩王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頁 13-14。

2 《明史》中言朱權為太祖第十七子，與此十六子相異，乃因第九皇子朱杞幼殤，《寧王墳志》中未將其列作齒序。

3 《藩獻記》卷 2〈寧藩·寧獻王諱權〉：「大寧，古會州地，東連遼，西接宣府，北邊要鎮也。」明·朱謀埠：《藩獻記》，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出版編輯組編：《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頁 760。另可參見姚品文：《朱權研究》（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3），頁 19。

4 《藩獻記》：「所統封疆九十城，帶甲八萬，革車六千，諸胡騎又驍勇善戰，王智略淵宏，被服儒雅，數會邊鎮諸王，出師捕擄，肅清沙漠，威震北荒。」明·朱謀埠：《藩獻記》，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出版編輯組編：《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頁 760。

5 《明史》卷 117〈列傳五·諸王二〉：「建文元年，朝議恐權與燕合，使人召權，權不至，坐削三護衛。」清·張廷玉等著：《明史》第 6 冊（臺北：鼎文書局，1982），頁 3591-3592。

6 《明史》：「燕王遂自劉家口間道趨大寧，詭言窮蹙來求救，權邀燕王單騎入城，執手大慟，具言不得已起兵，故求代草表謝罪。居數日，款洽不為備。北京銳卒伏城外，吏士稍稍入城，陰結三衛部

求朝廷望能遷封他處，然皆無果<sup>7</sup>，於正統 13 年（1448）九月十五日以疾薨，歷經六朝，享年七十一，卒諡獻，史稱寧獻王。

朱權自受封寧王始，即有編纂書籍之業，現存最早為奉敕編纂的《通鑑博論》。洪武 29 年（1396），此年朱權赴京將已完成之《通鑑博論》上呈明太祖朱元璋，並再奉命編纂《漢唐秘史》<sup>8</sup>，在此同時，朱權亦進行自身《原始祕書》之編纂。據《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所收《原始祕書》中，正文前有朱權〈原始祕書序〉、家臣陳尚明跋文與朱權識文。〈原始祕書序〉寫於建文 2 年（1400）十一月初九日燕山之旅邸，序中言：「其書之作始于洪武丙子（1396），緝於塗陽，越四年而書未成，自己卯（1399）入于關中，居宛平，時年庚辰（1400），首尾五載，是書乃成，錄其藁曰《庚辰集》。」<sup>9</sup>此書自洪武 29 年（1396）開始編纂，至己卯年（建文元年）仍未完成，故此年朱棣突襲大寧城，挾持朱權至北京時，此書亦隨之。在隔年庚辰（建文 2 年）完成，歷經五載，以此年命書名為《庚辰集》，並於序末交代云：「誠不刊之典也，永為家傳授受之秘，惟我子孫寶而藏之，慎勿外示，以傳非人。嗚呼欽哉！」<sup>10</sup>將此書作為家傳之作，不可刊行外傳。另，在家臣陳尚明跋文中，則有描述此書編纂動機與當時大寧城破情況：

洪武之丁丑（1397）仲春之上戊，其日祀事禮成。殿下居太清之館，召臣陳尚明率元儒姬紹周者三老進見，謂臣尚明等曰：「余觀《事物紀原》所載甚鄙，莫若《松窗雜錄》所載多王者政治之得失，實有徵於明教，余擇其可取

---

長及諸戍卒。燕王辭去，權祖之郊，伏兵起，擁權行，三衛驍騎及諸戍卒一呼畢集，守將朱檻不能御，戰歿。王府妃妾世子等皆隨入松亭關歸北平，大寧城為空。」清·張廷玉等著：《明史》第 6 冊，頁 3592。

<sup>7</sup> 《明史》：「永樂元年二月，改封南昌，帝親制詩送之，詔即布政司為邸，瓚規制無所更。已而人告權巫蠱誹謗事，密探無驗，得已。自是日韜晦，構精廬一區，鼓琴讀書其間，終成祖世得無患。仁宗時，法禁稍解，乃上書言南昌非其封國，帝答書曰：『南昌，叔父受之皇考已二十餘年，非封國而何？』以與文學士相往還，托志狷舉，自號臞仙。」清·張廷玉等著：《明史》第 6 冊，頁 3592。

<sup>8</sup> 參見林桂如：〈朱權的兩部史書——《通鑑博論》與《漢唐秘史》〉，《書目季刊》46：3（2012.12），頁 40-43。

<sup>9</sup> 明·朱權：《原始祕書》，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 173 冊（臺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5），頁 2。

<sup>10</sup> 明·朱權：《原始祕書》，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 173 冊，頁 2。

者，重加褒貶而入之，無益者皆去之。凡人事有未備者，盡舉其條目，考其所始而又陳之，人事萬億，難以枚舉。全書粗成，尔等為我校其可否。」臣尚明等乃於逸亭校之二載，人事尤未全備。自己卯從軍入關居燕山，三老皆失散，莫知所向，明年庚辰，殿下謂臣曰：「自兵燹後，諸書皆不存，獨此藁因在雷壇內尚在。恐於軍中所失，訂其門類，得五十七門，分為十卷，目之曰《庚辰遺藁》。」命臣用紀其實于卷端云，時在□□（二字塗黑）二年庚辰正月九日，奉祠臣陳尚明謹跋。<sup>11</sup>

洪武丁丑為洪武 30 年（1397），此年此書粗成，於是朱權召陳尚明與元儒三老加以考訂，而當燕軍突襲大寧時，此書仍屬校對階段。城破之際，兵馬空惚，大寧城空，元儒三老失散且諸書盡失，唯有此書稿因藏於雷壇倖存，得以攜至燕山，其後朱權因恐軍中散失，故分門別類，名為《庚辰遺稿》。

從上述二引文可知，此書從洪武 29 年開始編纂，洪武 30 年完成初稿並進行考訂，至建文元年城破攜至北平，於建文 2 年完成。陳尚明跋文記年為建文 2 年正月初九日，距建文元年十月六日大寧城破僅三個月，應是朱權一至北平即命其記錄。至同年十一月初九日，朱權完成此書，從《庚辰遺稿》更名為《庚辰集》，作為傳家之不刊書籍。

第三篇之朱權識文，記於永樂 9 年（1411）九月初三日，其云：

予於是書用心有年，罄百家子史之書，無不窮盡其事物之始，無所不備，啟先聖之所未露，發先儒之所未言，比之古《事物紀原》，過亦遠矣。其〈君臣〉、〈德政〉二門，共三百三十二條，於治道至切，於人事極要，皆有褒貶，以匡王業有功於治道也大矣，刪去一門一百一十六條。又於〈內宦中侍〉等門刪去四百九條，其事物已泯于世矣。嗚呼！謹于言，慎於行，君子保之，但惜事物之不備，以為斷簡殘篇耳。知我者，其惟是書乎。<sup>12</sup>

從建文 2 年至永樂 9 年此十一年間，朱權對此書念茲在茲，並可知至永樂 9 年，此書已非建文 2 年時的原貌，再次經過朱權刪改，所謂「斷簡殘篇」之作。建文 4 年

<sup>11</sup> 明·朱權：《原始祕書》，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 173 冊，頁 3。《松窗雜錄》為唐·李濬所著，請參閱《松窗雜錄》，收入《筆記小說大觀》第三編 2（臺北：新興書局，1988）。

<sup>12</sup> 明·朱權：《原始祕書》，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 173 冊，頁 3。

(1402) 六月，朱棣攻破南京，建文一朝結束，永樂元年（1403）三月初二日朱權移國南昌府，至永樂 9 年（1411），遷封南昌的朱權，已與建文 2 年居於燕山戰火蔓延時之心境不同。此時朱權對此書之寄託，亦非在建文 2 年序文中所言僅傳寧藩子孫之書，而是強調謹言慎行，雖在刪減中使此書成為斷簡殘編，然仍轉化孔子「知我者，其惟春秋乎」此語為「知我者，其惟是書乎」，似乎欲待後世能從書中隱晦知其所欲訴說之道。

此書編纂歷經洪武、建文、永樂三朝，輾轉大寧、北平、南昌三地，且是朱權遭逢喪失封土人馬、諸書巨變時之隨身所攜書物。朱權為明朝藩府本重要人物之一，而作為朱權諸多類書之第一部，且成書於如此特殊之時代背景，故筆者透過對《原始祕書》一書之分析，探討朱權類書之編纂方式，以此對朱權其他類書編纂有一啟示，更希冀了解朱權於此書中之寄託，重新審視編者賦予類書之定位與意義。

## 一、《原始祕書》版本

《原始祕書》一名可見於《古今書刻》所錄弋陽王府本中<sup>13</sup>，現存三版本，分別為收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的天一閣藏本（以下簡稱四庫本）、日本東洋文庫所藏明萬曆 23 年（1595）繡谷周氏萬卷樓刊本（以下簡稱東洋文庫本）以及國家圖書館所藏明鈔本，以下分別論之。

四庫本十卷，五十七門，所收為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之影印本，原本現藏於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目錄前依序為朱權〈原始祕書序〉、陳尚明跋文、朱權識語。兩卷一目錄，其後為兩卷正文。各卷首有「涵虛子臞仙製」署名，半葉十二行，一行二十四字，四周雙邊，粗黑口，雙黑魚尾，中記卷數與頁數。此四庫本雖有缺頁<sup>14</sup>，

<sup>13</sup> 弋陽王府為朱權後裔，參見明·周弘祖：〈弋陽王府〉，《古今書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頁 352。

<sup>14</sup> 所缺內容應為：（一）〈孝義貞節門〉「烈婦」、「報恩」、「復仇」、「報復」；（二）〈禮制祠祭門〉「禮」；（三）〈文學清選門〉「翰林」後半、「承旨」、「內翰」、「端明」、「二侍」、「待制」、「樞直」、「制誥」、

然為現存三版本中內容最多且最全者，故本篇將以此四庫本為主，進行比較論析。

東洋文庫本，十卷，五十門，共十二冊。封面書名為「刻涵虛子臞／仙原始祕書」（兩行），兩行書名中有「周氏萬卷樓刊行」一行字，封面四周雙邊，然從序文開始則為四周單邊。第一冊內容為朱權〈原始祕書序〉、馮夢禎〈原始祕書敘〉、陳尚明跋文以及全書總目，半葉六行，一行十二字。第二冊開始為卷一目錄與其正文，版式改成半葉九行，一行十八字，各卷首第一行有「明 涵虛子臞仙書」、「四明張廷儆訂正／繡谷周曰校督刊」署名，此版式直至第十二冊皆同。朱權〈原始祕書序〉首葉下有「東洋文庫」、清人鄂順安（生卒年不詳，道咸年間人）「鄂氏順／安珍藏」藏印。全書版心皆為單魚尾，白口，上有書名「原始祕書」，魚尾下置卷數與頁數，版框高寬為 21×14.5 公分，開本高寬為 26.5×16 公分。

此書刊行者周曰校，為明朝萬曆年間金陵三山街書坊主。<sup>15</sup>據馮夢禎(1548-1605)〈原始祕書敘〉陳述，繡谷主人周曰校是書刻成後，當時有人針對此書內容過贅一事詢問象先子（即馮夢禎），於是馮夢禎對此進行論辯，言此非贅，實乃所謂鉅細靡遺，並於敘末強調：「總羣書集經世之閱言，垂不朽之盛事，如我臞仙殿下者哉。是書固其一斑，嘗嚮可知九鼎，吾方欲縣之通都大邑傳諸其人，使後之博雅之士庶有攷焉，而子疑其贅，則亦拘墟管窺之見耳。繡谷主人聞之，請以余言弁其端，遂授之簡。豈萬曆旃蒙協洽歲（乙未年、1595）畢陞月（正月）樵李馮夢禎敘。」<sup>16</sup>敘中雖稱頌朱權著作之功與此書刊印之必要，然亦可知當時世人對此書有過贅疑慮，使周曰校需以馮夢禎敘文說服讀者。此序撰於萬曆乙未（23年）年正月，同年周曰校另刊有《歷朝故事統宗》十卷，此書與《原始祕書》相似，亦是將詞彙分門進行解釋，即當時周曰校關注此類類書市場，然當其欲刊行論事物原始之類書時，卻未

---

「直學士院」、「直舍人院」、「集賢」、「修國史」、「修撰」、「侍講」、「直史館」、「直詔文」、「直集賢」、「直院」、「直秘閣」、「校理」、「豹直」、「寓直」；（四）〈省司屬部門〉「侍中」。以上內容參考明鈔本與東洋文庫本。

<sup>15</sup> 關於周曰校所刻書目，可參見杜信孚：〈江蘇省書林卷〉，《全明分省分縣刻書考》（北京：線裝書局，2001），頁 11-12。而金陵三山街書肆之研究，請參閱〔日〕大木康：《明末江南の出版文化》（東京：研文出版，2004）。

<sup>16</sup> 明·馮夢禎：〈原始祕書敘〉，明·朱權：《原始祕書》，金陵周曰校刊本，日本東洋文庫藏，頁 8。

選較為眾人所知之《事物紀原》，而是《原始祕書》。《事物紀原》有諸多明版<sup>17</sup>，其中更有同為江南書坊之錢塘胡文煥所刊萬曆年間版本，因胡文煥本刊行年不明，故無法得知周曰校刊《原始祕書》與此胡文煥本關係，然或許即因《事物紀原》流行，周曰校見《原始祕書》序文中，朱權明言此書編纂乃因《事物紀原》有所缺失且刊行年久之故，因此可能欲以此書攻佔《事物紀原》既有市場。

此書與四庫本相較，無朱權識文，無四庫本第 10 卷所有內容，即〈博奕嬉戲門〉、〈戎儀兵械門〉、〈戰陣攻守門〉、〈律令刑法門〉、〈商賈貨利門〉、〈俳優伎藝門〉、〈惡逆不義門〉此七門，而是將四庫本卷 9 最後四門〈飲膳食用門〉、〈草木花果門〉、〈蟲魚禽獸門〉和〈訓解字義門〉作為第 10 卷內容。因將〈惡逆不義門〉刪去，故亦將各卷中有注明「見〈惡逆不義門〉」之條目刪去。除此之外，亦無〈君臣德政門〉「論正道」、〈禮制祠祭門〉「天子班」、「尊君親」、「鄉飲酒」、「歌鹿鳴」，以及〈玄門道教門〉「拔宅飛昇」、「伏章」、「驅役鬼兵」、「僧學道」、「僧得仙」、「道士學佛」、「三尸言過」、「燈水教」、「召鶴」、「大暑祈雪」、「召龍」、「圓光」、「附體」、「過陰」、「黃錄醮」、「扶鸞降筆」、「天師之號」等大量宗教，特別是道教術語。另在〈訓解字義門〉中增有「雋永」一項<sup>18</sup>，亦有少數漏刻與誤刻處。其他相異內容則詳列如下：（底線為歧異處）

	四庫本	東洋文庫本
朱權〈原始祕書序〉	……錄其藁為庚辰集……改元之二年庚辰十一月初九日書于燕山之旅邸。	……目之曰原始祕書……改元之二年庚辰十一月初九日 <u>涵虛子隴仙</u> 書于燕山之旅邸。
陳尚明〈跋〉	……恐於軍中所失，訂其門類得五十七門，分為十卷，目之曰庚辰遺藁，命臣用紀其實于卷端云，時在□□二年庚辰正月九日，奉祠臣陳尚明謹跋。	……恐於軍中失之，茲訂其門類得五十門，分為十卷，初目曰庚辰遺藁， <u>今定名曰原始祕書</u> ，命臣紀其實于卷末云，奉祠臣陳尚明謹跋。
〈君臣德政門〉「好喪門」	漢楚王英始之。□後梁武帝亦從之，傳五主，共五十六年，皆為	漢楚王英始之， <u>於是大起楚獄</u> ，死徒萬家而至身亡國滅，漢室之

<sup>17</sup> 關於《事物紀原》明版分析，請參見孫永忠：〈《事物紀原》研究〉，《輔仁國文學報》22（2006.7），頁 133-162。

<sup>18</sup> 原文為：蒯通論戰國說士權變，亦自序其說，號曰雋永。師古曰：「雋字（小字：徂充反）肥肉也。永，長也。言所論甘美而深長也。」明·朱權：《原始祕書》，金陵周曰校刊本，日本東洋文庫藏，頁 51a。

	人所殺，其福果安在乎？其北齊胡太后通僧曇獻，諸僧稱獻為太上皇，及令宮人為尼，夾帶男僧出入宮禁。帝入朝，見二俊尼立於后側，帝召而幸之，皆男子也，盡殺之，淫穢彰聞醜聲萬古，凡造寺度僧，混亂之世有之，聖王則不為，故《通鑑》之所深貶。	衰自是弗振。
〈君臣德政門〉「僻喪門」	按北魏史云……安得棄堂堂之政而從鬼教乎。	……安得棄堂堂之政而從鬼教乎。太后責之，瑒曰：天曰神，地曰祇，人曰鬼。《禮》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然則明者為堂堂，幽者為鬼教，佛本出于人，人死為鬼，佛亦有死，故曰鬼教。太后不納，於是穢德彰聞，朱榮怒弑帝及太后，剖其腹沉于河，此其始。
〈君臣德政門〉「昏愚之君」	晉惠帝昏愚，不辯（辨）菽麥，問蛙鳴公私是也。	晉惠帝昏愚，不辨菽麥，問蛙鳴公私，民飢令食肉糜是也。由是言非已出，政出多門，賄賂公行，天下大亂矣，惠帝始之。
〈君臣德政門〉「昏亂之君」	北魏之孝明、北齊之後主，皆以襁褓踐祚，太后用政於內，賢人亂政於外，以宮人為尼，出入宮禁，不辯男女。至太后與僧曇謨最通，諸僧稱最為太上皇，其帝入朝，見二尼立於后側，帝悅其美，召而幸之，皆男子也，盡殺之，致使醜聲聞於萬古。諺曰：造寺度僧，混亂之世有之。嘗謂凡幼主有太后之朝，必當遠絕喪門，大忌佛事，北魏、齊二朝始之，古史之所深戒。	齊帝寶卷史稱昏亂，當為不為謂之昏，不當為而為之謂之亂，當殺而不殺謂之昏，不當殺而殺之謂之亂，自帝始之。
〈君臣德政門〉「中庸」	賊莽專擅，縱諸子姪亂政，帝不能誅，王氣為彼所奪，帝乃尋崩，國亦尋滅，時稱中庸，故諡曰哀，此其始。	唐僖宗專事遊戲，委政群小，毬獵是好，鬥雞是嬉，自帝始之。
〈君臣德政門〉「親書詔敕」	漢光武賜方國手書，一札十行細書成文，謂之手札詔敕，皆親書之。吳漢臨終遺言曰：昏君多赦，願陛下慎勿赦，不為小人之幸。帝於是獨不書赦，此其始。	漢光武賜方國手書，一札十行細書成文，謂之手札詔敕，皆親書之。光武始之，以防詐偽。
〈君臣德政門〉「大奸之	……其大奸之計，自賈誼始。	……其大奸之計，自仲舒始。

計」		
〈君臣德政門〉「大臣之稱」	……因不封王，謂之大臣，自漢始之。孔子稱巨室者，非言大臣，謂公子之家，君之宗室，指哀公兄弟而言也。	……因不封王，謂之大臣。凡入流品為之人臣，周武王克商，大封同姓及功臣、謀士、聖賢之後始之。
〈君臣德政門〉「中國用夷狄人」	……自武帝始之。	……自武帝始之。蓋帝以王之子而用之，是重其王非重其人也。而啟後世昏亂之君用夷狄以親國政者，自武帝始也，當為明君之戒。昔晉惠帝以昏愚之資，以五胡劉淵等為親輔之任，卒至亂華，遂擒懷愍二帝，不九年而亡，此任夷狄之患，不可不懼。
〈內宦中寺門〉「按唐史」處	……故曰：禍之大者，大莫大於宦官，此前史之所深戒。	……故曰：禍之大者，大莫大於掃除之役，此前史之所深戒。
〈京邑宮室門〉「黃閣」	黃帝時鳳巢於阿閣，此閣之始。漢三公府建黃閣，謂三公之位亞於天子，故三公不並立，有其人而無其官。漢安帝罷三公之爵，收王氣而延國祚，乃去黃閣。	《韓詩外傳》曰：黃帝時鳳巢于阿閣，阿閣亦肇於黃帝也。

首先就序、跋文而言，其不同主要在書名與門類數目，前已述及因東洋文庫本較四庫本少七門，故門類數目相異。至於書名處，東洋文庫本在序文中將「庚辰遺藁」作為「原始祕書」，跋文亦作「初目曰庚辰遺藁，今定名曰原始祕書」，且無庚辰記年。此在於朱權序文雖題為「原始祕書序」，然文中完全無「原始祕書」四字，四庫本之陳尚明跋文或是朱權識文亦皆無，故若從此三篇序、跋、識文，僅得書名為「庚辰集」，而有「原始祕書」一名從何而來之惑。然就此序文與跋文文脈而言，兩篇確實皆在強調「庚辰」此年之意義，即使東洋文庫本將序、跋文中書名作「原始祕書」，仍無法從前後文了解此命名之由，然此修改至少對讀者有一書名交代，更可減少「庚辰」二字意有所指之政治含義。

其次就門類內容而言，相異大都在〈君臣德政門〉。四庫本的「好喪門」與「昏亂之君」中所用為同一史例，以北齊後主朝太后行佛教導致國亡一事，分指太后之好喪門與後主為昏亂之君。在「好喪門」最後所謂「故《通鑑》之所深貶」一句，指出此事在《通鑑》中可見針砭。前述朱權第一部書為奉敕之作《通鑑博論》，書中北齊後主處即記載相同內容，另「昏愚之君」一條所論晉惠帝之例亦可見於《通鑑

博論》中。<sup>19</sup>《通鑑博論》為明太祖朱元璋欲以古為鑑，以此建立明主良規而命朱權修撰，故書中以編年體例纂述自盤古至元朝各帝王之事蹟並褒貶得失。<sup>20</sup>因史例性質雷同且記憶猶新，朱權在編纂〈君臣德政門〉時自然重複引用，不僅此處，《原始祕書》中凡論及朝政或抑佛相關內容，許多皆與《通鑑博論》，以及另一部奉敕之作《漢唐秘史》相通，此待下章詳述。或許正因此過於突顯朱權宗教立場，故東洋文庫本不錄，「昏亂之君」處用南齊蕭寶卷帝補足。至於其他如「僻喪門」、「昏愚之君」、「中國用夷狄人」中之增補，目的在使內容更趨完整；而「中庸」一則，東洋文庫本所用唐僖宗例，在同門「謬政」中已有；「大奸之計」因文始作「昔漢之賈誼上政治論」，故應為賈誼而非董仲舒；「大臣之稱」是言與天子同起布衣化家為國者，非同姓不封王，故謂大臣。然周武王非布衣，其後應接「自漢始之」；「親書詔敕」則是將不必要內容刪去。其次，〈內宦中寺門〉「按唐史」中，東洋文庫本將「宦官」改成「掃除之役」，在於其將載有宦官之亂的〈惡逆不義門〉全門刪去之故，然據與《原始祕書》同時期編纂之《漢唐秘史》內容可知，朱權認為亡唐者即在宦官。<sup>21</sup>最後「黃閣」一項，是朱權改自《事物紀原》〈宮室居處門〉「閣」，然僅用一句，底線部分全為朱權所增，以閣之存廢論王氣消長，而東洋文庫本所用乃《事物紀原》「閣」完整內容。因此可知，東洋文庫本刪改處多是朱權論君王言論，並以其他史書或《事物紀原》加以補足。

國家圖書館所藏明鈔本，十卷，共六冊。半葉十四至十六行，一行二十二至二十三字。無版框，開本高寬為 31×19.5 公分，無頁數，有「國立中央圖 / 書館收藏」、「天一閣」、「古司 / 馬氏」、「信陵 / 君後」、「毓川」藏印。「天一閣」與「古司 / 馬氏」為范欽藏印，「信陵 / 君後」與「毓川」不知何人，首頁前有「毓川」藏印者手書：「涵虛子，姓朱諱權，明（衍字）字臞仙，明高皇之孫也。生而風神秀徹，天姿

<sup>19</sup> 參見明·朱權：《通鑑博論》，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 281 冊（臺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北齊後主與晉惠帝史例分別見於卷中，〈北朝·北齊·後主〉，頁 111；卷上，〈兩晉·西晉·惠帝〉，頁 97。

<sup>20</sup> 參見林桂如：〈朱權的兩部史書——《通鑑博論》與《漢唐秘史》〉，頁 40。

<sup>21</sup> 《漢唐秘史》於唐朝最後一位皇帝昭宣帝之「斷曰」中，首言自唐玄宗用高力士而開宦官用事之端，其後羅列各朝宦官亂政史例，並言唐室至此結束，即在未有鑒於前朝。參見明·朱權：《漢唐秘史》，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 45 冊（臺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頁 421。

放縱，淡泊無為，其學本宗黃帝老子，號曰道家。道家者，執本要清靜無為，及其治身接物，莫不法於原始之理。好讀《易》，著有《原始祕書》、《神隱書》、《金丹秘旨》行於世。善音律，嘗作月琴節奏自娛，人呼隴仙月琴。後與道士張中遊，既反，攜妻登王屋山採藥，遂尸解云。歲戊辰秋，月蟾道人毓川記。」文中將朱權誤為「明高皇之孫」，實高皇之子。其後依序為朱權〈原始祕書序〉、隴仙識文、卷 1、卷 2 目錄與正文，每卷首頁有署名「涵虛子隴仙製」。與四庫本相較，少了陳尚明跋文，且在〈原始祕書序〉末記年塗黑處寫上「洪武」二字。另因其刪去〈君臣德政門〉（目錄有門類名，下標「書內不載」），故將識文中論「君臣德政」的「以匡王業功名於治道也大矣，刪去一門一百一十六條」改成「以匡王業有功於治道也本矣，可謂艱得者也，全門刪去」。

正文內容較四庫本少許多，雖為十卷，實無四庫本之卷 10，而是將卷 9 最後三門〈草木花菓門〉、〈蟲魚鳥獸門〉和〈訓解字義門〉作為第 10 卷。因將卷 10 〈惡逆不義門〉刪去，故亦將其他門類中，條目下注明「見惡逆不義門」處全刪去；或是只留條目名，如〈玉譜天眷門〉「宦官封王」，下方內容空白；或是原內容處整行空下。文句中亦常出現空白，甚至有幾行皆是空白。漏抄頻繁，基本上是整行漏抄或是最後一句漏抄；或是省去一門中最後幾個條目。錯字時可見，且從字跡可知抄手不止一人。頁數有彼此錯置現象<sup>22</sup>，亦有若干內容與四庫本些許不同，或是將項目移至其他門類中。<sup>23</sup>除其刪去〈君臣德政門〉和〈惡逆不義門〉條目外，其他門類中亦有條目刪去，如下：

〈天地文理門〉：「雷震」、「天虫」。

〈玉譜天眷門〉：「帝公」、「帝侯」、「道君」、「帝國公」、「帝為大師」、「驃騎將軍」、「列侯」。

〈禮制祠祭門〉：「天子班」、「尊君親」、「鄉飲酒」。

<sup>22</sup> 〈文學清選門〉「司封」以後接成〈諸監職制門〉「將作監」，如此直至第七葉，第八葉與第九葉又彼此錯置，而應是在「司封」後之兩葉則放至第十一、十二葉。〈樂器音律門〉中「麝粟」之後的兩葉亦彼此錯置。

<sup>23</sup> 僅有一處，為〈勳階職制門〉最後三條「文武之任」、「陽變陰位」、「避姓」放入下一門〈師保輔相門〉，然從目錄可知此三條本應屬〈勳階職制門〉。

- 〈爵祿封建門〉：「朝選」（目錄有）、「省選」、「遙授」、「虛授」、「實建」、「仕無士官」、「拜將」、「封爵」、「除官」。
- 〈師保輔相門〉：「太師」（目錄有）、「太傅」（目錄有）、「諫官」。
- 〈內宦中侍門〉：「中尉」。
- 〈京邑宮室門〉：「蓬萊宮」（目錄有）。
- 〈冠服首飾門〉：「辯袞冕制」、「變衣冠不古」、「天人服」。
- 〈玄門道教門〉：「南派」、「北派」、「飛昇」、「拔宅飛昇」、「出神」、「伏章」、「問道隱語」、「遁甲」、「五假」、「驅役鬼兵」、「儒學道」、「儒得仙」、「僧學道」、「僧得仙」、「道士學佛」。
- 〈桑門佛事門〉：「度僧」、「褒僧」、「因果」、「誇誕大言」、「大像」、「佛藥」、「佛圖」、「滅佛教」。
- 〈喪禮祭葬門〉：從第九條「大行」至最後，共四十九條皆無。
- 〈飲膳食用門〉：「膏粥」、「食圓子」、「鼓湯」、「獻生子」、「七家茶」、「餽歲」。
- 〈草木花菓門〉：「簡松」。
- 〈訓解字義門〉：「龍生九子」、「昏亂」、「格里格落」、「罷了」、「不如此不如此如此如此」。

上列條目中許多皆是前後接續一起被刪，然因其中的〈師保輔相門〉「太師」與「太傅」二名可見於目錄中，且「太師」前一條「三太三少」只抄到「晉之用東海」，其後內容皆無，故應是連著前一條「三太三少」一起漏抄。

上列未抄條目之共通點，在全為朱權所增，是《事物紀原》本無內容。在陳尚明跋文與朱權識語中可知朱權編纂此書所依底本為《事物紀原》，而上述東洋文庫本時，知其不用四庫本之「黃閣」，而是改用《事物紀原》「閣」原來內容，此處明鈔本亦用「閣」，與東洋文庫本同。除此之外，在〈飲膳食用門〉「茶」一條，四庫本與東洋文庫本皆為「周昭王時，老子出函谷關，令尹喜迎之於家，首獻茗，此茶之始……懼仙製《茶譜》以明烹點之法」<sup>24</sup>，鈔本此項名為「蠟茶」，內容同於《事物

<sup>24</sup> 明·朱權：《原始祕書》，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173冊，頁168。

紀原》「蠟茶」。另四庫本〈草木花菓門〉「牡丹」一條是將《事物紀原》「牡丹」與「一捻紅」二條內容相混，鈔本則是分開，與《事物紀原》同。故三版本中，雖鈔本刪除內容最多，卻是較接近《事物紀原》原貌，而東洋文庫與四庫本則相近，然二者〈飲膳食用門〉「茶」一項中皆有「臞仙製《茶譜》以明烹點之法」一語，《茶譜》為朱權於正統 5 年（1440）前後之刊行物。<sup>25</sup>故可知現存三版本皆非朱權於永樂 9 年撰寫識文時之原貌，且不論是東洋文庫本或是明鈔本，其改訂時皆參閱《事物紀原》。

朱權於自序中提及其在此書中對《事物紀原》之修訂為「但宋制多斲削而不取，事有不切於用者出之，人之所常知者損之，其他皆蒐獵於荃中矣。凡帝王之德政載至史冊，惟善惟惡皆有所始，必正其所始而書之矣，猶史筆以公天下之道，于以匡輔王化，丕顯政治，以光聖賢之德。若達大治模範，古今之事物以為寶鑑，使人見之必能正其所不正也。」<sup>26</sup>言此書編纂原則是將《事物紀原》中不適用與常識者刪去，並增補君臣王道內容。故以下就《事物紀原》與《原始祕書》之異同，對朱權改寫處進行分析，以此論述其編纂方式與目的。

## 二、宋本《事物紀原》與《原始祕書》

《事物紀原》為一部窮事物源頭之類書。所載從天地正朔、官爵禮祭、學校貢舉，以至道釋信仰、什物器用、草木蟲魚之類，內容涵蓋天地萬物，分別論其出典與嬗變。作者傳為高承，北宋開封人。<sup>27</sup>此書經明人增刪改卷，重刊再版數次。現存最早者藏於日本靜嘉堂文庫，為宋刻本，其次為明朝正統 9 年（1444）刊本，藏於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故存於朱權《原始祕書》前者，僅靜嘉堂文庫宋刻本。

<sup>25</sup> 關於《茶譜》，請參見〔日〕高橋忠彥：〈明代前期の茶書に就きて（上）：朱權の『茶譜』〉，《東京學藝大學紀要・第二部門・人文科學》53（2002.2），頁 347-368。

<sup>26</sup> 明·朱權：《原始祕書》，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 173 冊，頁 2。

<sup>27</sup> 參見宋·高承：《事物紀原》，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第 226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頁 3。然現存最早版本，即藏於日本靜嘉堂文庫之宋刊本中並無作者名。

此本為陸心源皕宋樓舊藏本，全名《重修事物紀原集》，共八冊，半葉十三行，每行二十一字。上下單邊，左右雙邊，白口，雙黑魚尾。書中無作者署名，亦無序文，目錄分上下，各十卷，目錄上末端有刊記：「此書係求到京本，將出處逐一比較，使無差謬，重新寫作，大板離開，並無一字誤落。時慶元丁巳之歲（1197），建安余氏刊。」（宋朝建安余氏刊本，無頁數，藏於日本靜嘉堂文庫。）此書鈐印累累，傳藏多家，共約六十七枚。就可辨識者有六家，分別為嘉靖年間的沈辨之（生卒不詳），用「繁露堂圖書印」、「沈辨之印」與「姑餘山人」三印；清人袁廷禱（1764-1810）之印「五硯主人」；汪文琛（生卒不詳）、汪士鐘（生卒不詳）父子有「平陽汪氏藏書印」、「文琛」、「民部尚書郎」與「汪士鐘印」四印；蔡廷相（生卒不詳）、蔡廷禎（生卒不詳）之「醉經軒藏」、「濟陽蔡氏」、「卓如」、「廷相」、「伯卿甫」、「金匱蔡家醉經軒考藏章」與「蔡廷禎印」七印；顧廣圻（1770-1839）之「廣圻案定」與「思適齋藏」二印，以及陸心源（1834-1894）之子陸樹聲（1882-1933），有「歸安陸樹聲叔桐之印」與「臣陸樹聲」二印。<sup>28</sup>此書原為陸心源皕宋樓藏書<sup>29</sup>，故在陸心源《吳郡陸氏藏書目錄》中列有一條「刻《事物紀原》六本」。<sup>30</sup>另在《歸安陸氏舊藏宋元本書目》中亦記有「《重修事物紀原》二十六卷目錄二卷」<sup>31</sup>，旁並有小字云「宋刻

<sup>28</sup> 關於陸心源藏書上有陸樹聲之印一事，徐楨基在《潛園遺事·皕宋樓事件》中有記載當時島田翰（1879-1915）代表三菱財閥檢閱陸家書籍時情況：「在家中，當時三太公陸樹聲在湖州，島田登樓觀書後，預知此類書必將出售，與管家人李延達合作，在所有祕本書上均蓋上『歸安陸樹聲叔桐父印』、『歸安陸樹聲所見金石書畫記』、『臣陸樹聲』、『陸樹聲印』、『歸安陸樹聲藏書之記』等。在這些書中不像心源公那樣，看過印有『存齋讀過』、『存齋四十五歲小像』、『存齋』等，而是為說明這些書原為陸氏所有而蓋，當然其中亦有樹聲公讀過之書。」引自黃建國、高躍新主編：《中國古代藏書樓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99），頁173-174。另可參見徐楨基：《潛園遺事：藏書家陸心源生平及其他》（上海：生活·讀書·新知上海三聯書店，1996）。

<sup>29</sup> 陸心源所藏宋本質高量多，然在其去世後十三年，於光緒33年（1907）由長子陸樹藩以日金約十二萬元將藏書四千二百部，共四萬五千冊賣與日本三菱財閥第二代社長岩崎彌之助（1851-1908），收入靜嘉堂文庫。關於日本岩崎氏蒐購陸氏藏書之經由，請參見〔日〕靜嘉堂文庫美術館編：《靜嘉堂文庫、美術館的沿革》，《靜嘉堂宋元圖鑒》（東京：靜嘉堂，2002），頁6-9。另，關於陸心源宋刊本，可參閱林淑玲：《陸心源及其《皕宋樓藏書志》史部宋刊本研究（上）（下）》，收入《古典文獻研究輯刊初編》第24冊（臺北：花木蘭文化工作坊，2005）。

<sup>30</sup> 清·陸心源：《吳郡陸氏藏書目錄》，收入李萬健、鄧詠秋編：《清代私家藏書目錄題跋叢刊》第11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0），頁97。

<sup>31</sup> 《歸安陸氏舊藏宋元本書目》中記《重修事物紀原》為二十六卷，然靜嘉堂文庫所藏宋本實為二十

本，五硯樓舊藏」<sup>32</sup>，可知此書本屬齋名五硯樓之袁廷禱舊藏，後輾轉至陸心源手中。故就書末牌記與上述藏印可推知此書於南宋寧宗 3 年由建陽余氏書肆刊印，後經明朝沈辨之手，入清後輾轉為袁廷禱、顧廣圻、汪氏、蔡氏與陸心源藏書，最後為日本三菱財閥收購。

因靜嘉堂宋刊本為現存《事物紀原》版本中，唯一於《原始祕書》前所刊印，故以下就二書門類與所收條目進行比對。比對內容有二：一為門類順序安排；二為《原始祕書》各門內容源於《事物紀原》何門類。<sup>33</sup>

門類順序	《事物紀原》 (條目數)	門類順序	《原始祕書》 (條目數)	《原始祕書》中此門 所對應的《事物紀 原》門類 (條目數)
1 卷一	天地生植門 (24)	卷一	開闢造化門 (36)	天地生植門 (23)
2	正朔曆數門 (28)		天地文理門 (60)	無
3	帝王后妃門 (26)		陰陽曆數門 (33)	正朔曆數門 (23)
4 卷二	嬪御命婦門 (28)		玉譜天眷門 (45)	帝王后妃門 (9)
5	朝廷注措門 (27)		帝王尊號門 (25)	朝廷注措門 (9) 公式姓諱門 (1)
6	治理政體門 (18)		后妃徽號門 (33)	嬪御命婦門 (4) 帝王后妃門 (15)
7	利源調度門 (19)		後宮嬪御門 (30)	嬪御命婦門 (22)
8 卷三	公式姓諱門 (35)	卷二	君臣德政門 (217)	朝廷注措門 (4) 治理政體門 (2)
9	禮祭郊祀門 (38)		義勇清潔門 (11)	無
10	崇奉褒冊門 (26)		孝義貞節門 (11)	無
11 卷四	樂舞聲歌門 (51)		禮制祠祭門 (59)	禮祭郊祀門 (22) 治理政體門 (4)
12 卷五	輿駕羽衛門 (39)	卷三	爵祿封建門 (53)	官爵封建門 (22) 朝廷注措門 (1) 治理政體門 (2) 崇奉褒冊門 (2)
13	旗旒采章門 (39)		勳階職制門 (36)	勳階寄祿門 (30) 法從清望門 (1)

卷，故此二十六卷應為抄寫訛誤。對此誤，長澤規矩也在《和刻本類書集成》第二輯中已提出。〔日〕長澤規矩也編：〈解題〉，《和刻本類書集成》第 2 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頁 1。

<sup>32</sup> 清·陸心源：《歸安陸氏舊藏宋元本書目》，收入李萬健、鄧詠秋編：《清代私家藏書目錄題跋叢刊》第 11 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0），頁 392。

<sup>33</sup> 若目錄與正文條目數、門類名相異時，以正文為準。

14	卷六	冠冕首飾門 (39)		師保輔相門 (31)		師保輔相門 (27)
15		衣裘帶服門 (44)		文學清選門 (27)		法從清望門 (25)
16	卷七	學校舉貢門 (44)		省司屬部門 (52)		三省綱轄門 (48) 律令刑罰門 (4)
17		經籍藝文門 (44)	卷四	肅政風憲門 (52)		持憲儲闈門 (28)
18	卷八	官爵封建門 (28)		九寺官制門 (40)		九寺卿少門 (40)
19		勳階寄祿門 (30)		內闕諸司門 (39)		秘殿掌貳門 (26) 環衛中貴門 (5) 橫行武列門 (6) 天地生植門 (1)
20		師保輔相門 (29)		內宦中侍門 (61)		無
21	卷九	法從清望門 (36)		諸監職制門 (17)		五監總率門 (17)
22		三省綱轄門 (48)		侍衛武職門 (13)		環衛中貴門 (6) 軍伍名額門 (1)
23	卷十	持憲儲闈門 (30)		皇城諸司門 (18)		東西使班門 (18)
24		九寺卿少門 (39)		節鉞撫鎮門 (24)		節鉞帥漕門 (23)
25		秘殿掌貳門 (26)		州牧郡守門 (41)		撫字長民門 (38)
26		五監總率門 (21)	卷五	京邑宮室門 (108)		京邑館閣門 (2) 宮室居處門 (23) 城市藩禦門 (11) 會府台司門 (1) 州郡方域門 (1)
27	卷十一	環衛中貴門 (31)		館閣省院門 (38)		會府台司門 (24) 庫務職局門 (3)
28		橫行武列門 (21)		園圃花石門 (9)		城市藩禦門 (3)
29		東西使班門 (37)		州郡方域門 (32)		州郡方域門 (18) 宮室居處門 (5)
30	卷十二	節鉞帥漕門 (23)		戶籍田糧門 (24)		利源調度門 (17)
31		撫字長民門 (38)	卷六	車駕儀仗門 (64)		輿駕羽衛門 (20) 旗旄采章門 (40)
32	卷十三	京邑館閣門 (32)		樂器音律門 (74)		舞樂聲歌門 (50)
33		會府台司門 (26)		冠服首飾門 (101)		冠冕首飾門 (40) 衣裘帶服門 (38) 朝廷注措門 (2) 官爵封建門 (2)
34		庫務職局門 (28)	卷七	符璽詔敕門 (20)		衣裘帶服門 (4) 公式姓諱門 (10) 律令刑罰門 (1)
35	卷十四	州郡方域門 (29)		文史經籍門 (19)		經籍藝文門 (39) 公式姓諱門 (15)
36		真壇淨社門 (32)		姓氏名諱門 (10)		公式姓諱門 (7)

37	靈宇廟貌門 (26)		學業選舉門 (49)	學校舉貢門 (42) 治理政體門 (1)
38 卷十五	道釋科教門 (45)		醫巫卜筮門 (28)	伎術醫卜門 (19)
39	伎術醫卜門 (22)	卷八	玄門道教門 (64)	真壇淨社門 (1) 釋道科教門 (13)
40 卷十六	舟車帷幄門 (36)		桑門佛事門 (77)	真壇淨社門 (1) 釋道科教門 (27) 歲時風俗門 (1)
41	什物器用門 (46)		婚禮吉慶門 (27)	吉凶典制門 (8)
42 卷十七	歲時風俗門 (43)		喪禮祭葬門 (58)	吉凶典制門 (32) 靈宇廟貌門 (1)
43	宮室居處門 (23)	卷九	歲時風俗門 (60)	歲時風俗門 (40)
44	城市藩禦門 (24)		舟車帷幄門 (40)	舟車帷幄門 (36)
45 卷十八	農業陶漁門 (26)		什物器用門 (74)	什物器用門 (45)
46	酒醴飲食門 (29)		農業陶漁門 (30)	農業陶漁門 (26)
47	吉凶典制門 (40)		飲膳食用門 (54)	酒醴飲食門 (28)
48 卷十九	博弈嬉戲門 (30)		草木花果門 (39)	草木花果門 (26)
49	戎容兵械門 (36)		蟲魚鳥獸門 (26)	蟲魚鳥獸門 (17)
50	戰陣攻守門 (21)		訓解字義門 (112)	無
51 卷二十	軍伍名額門 (45)	卷十	博弈嬉戲門 (41)	博弈嬉戲門 (20)
52	律令刑罰門 (34)		戎儀兵械門 (47)	戎容兵械門 (36)
53	布帛雜事門 (36)		戰陣攻守門 (54)	戰陣攻守門 (21) 軍伍名額門 (5)
54	草木花果門 (29)		律令刑法門 (83)	律令刑罰門 (22)
55	蟲魚禽獸門 (17)		商賈貨利門 (24)	布帛雜事門 (14)
56			俳優伎藝門 (31)	博弈嬉戲門 (8)
57			惡逆不義門 (129)	無
條目總計	(1761)		(2710)	(1375)

若就順序而言，《原始祕書》更動許多，各門命題亦有不同，且卷數由二十卷變成十卷：第1卷從天地、災異至皇親國戚；卷2為君臣五倫相關內容；卷3至卷5為中央地方制度；卷6為車仗音樂服飾等儀式規定；卷7為文書考試醫卜類；卷8為婚喪宗教；卷9為民間風俗之屬；卷10為兵戎刑獄、商賈俳優及惡逆不義者，較紛雜負面，此或許為東洋文庫本與明鈔本將卷10內容刪去之因。與《事物紀原》相比，確實各卷主題較集中，並有從中央至地方，從上至下層傾向。若就內容而言，《事物

紀原》每門都有條目為《原始祕書》所用。全門條目皆使用者有〈天地生植門〉、〈嬪御命婦門〉、〈冠冕首飾門〉、〈勳階寄祿門〉、〈三省綱轄門〉、〈九寺卿少門〉、〈秘殿掌貳門〉、〈節鉞帥漕門〉、〈撫字長民門〉、〈什物器用門〉、〈宮室居處門〉、〈農業陶漁門〉、〈酒醴飲食門〉、〈吉凶典制門〉、〈戎容兵械門〉、〈戰陣攻守門〉、〈草木花果門〉和〈蟲魚禽獸門〉共十八門，總計未用條目有 386 條，可知《原始祕書》基本上仍因襲《事物紀原》。完全新增者為〈天地文理門〉、〈義勇清潔門〉、〈孝義貞潔門〉、〈內宦中侍門〉、〈訓解字義門〉、〈惡逆不義門〉共六門，以及多增 211 條的〈君臣德政門〉。

若將《原始祕書》與現存最早明版《事物紀原》正統 9 年二十卷本相較<sup>34</sup>，可見其保留如〈州郡方域門〉中「酒務」、「稅務」、「遞鋪」等為明版《事物紀原》刪去之條目，故不論是在研究明初藩府類書或《事物紀原》版本上，皆有其意義存在。從《原始祕書》除可見明版《事物紀原》刪宋版之遺跡外，此書朱權費盡心力重新編纂，最初目的如家臣陳尚明跋文中所言乃因《事物紀原》缺乏政治得失之例。然除此相關內容外，朱權亦在其他門類有不少著墨。所謂類書，為使讀者不需矻矻窮年，亦不需面對載籍之繁，僅只一部，即能究當世無窮事物。既為當世所用之書，則內容就有時空限制，故隨時間流轉亦需不斷校正，從其刪補即可見當代與編者所重。故以下就朱權所增刪內容，論述其編纂方式，並從中探討是書與其他著述書籍關係。

### 三、《原始祕書》編纂方式

關於朱權之編纂方式，除前已論述門類之重新排列外，還有其對《事物紀原》內容之整理與添加。朱權在同一門類的條目排列上，仍按照《事物紀原》順序，若

<sup>34</sup> 首有正統 9 年（1444）余鐸〈事物紀原序〉，其後依序為陳華〈事物紀原序〉、目錄、〈歷代考註事物紀原書傳諸儒姓氏〉，卷一署名「高承 編集／漢陽府推官 建安 陳華 批點／致仕教諭 南平 趙弼 校正」。

是合二門類以上內容，基本上不會將同門類條目打散，如卷 3〈省司屬部門〉共五十二條，可清楚知道前四十八條取自〈三省綱轄門〉，最後四條為〈律令刑罰門〉。至於未用的 386 條，其捨棄原因主要如下：

- (一) 宋朝所立節日、官職、制度等：如〈正朔曆數門〉「天慶」、「先天」、「將聖」等為宋朝所立節慶，或如「宣正使」、「昭宣使」等宋朝所授官職，以及如宋仁宗學習之所「資善堂」等宋朝所立館閣。特別是大量記錄宋朝軍職之〈軍伍名額門〉（四十五條中僅取六）及專記宋朝官封之〈崇奉褒冊門〉（二十六條僅取二），如此之例占大半。
- (二) 重複或過於瑣碎：如《事物紀原》〈師保輔相門〉從第一條依序為「三師」、「太師」、「太傅」、「太保」，然所謂三師即太師、太傅與太保，故不取第一條「三師」。或是如〈五監總率門〉「少府監」、「少府少監」、「少府監丞」、「少府主簿」，因「少府監」說明詳細，且後三條皆屬少府，故朱權僅取「少府監」，將其他刪去。
- (三) 宗教相關內容：如在〈真壇淨社門〉與〈靈宇廟貌門〉兩門五十八條中，僅錄「道觀」、「尼寺」與「生祠」三條，因其他皆為宋朝官封廟宇道觀與神佛，故不錄。另在〈道釋科教門〉中，此門朱權幾乎全用，但未錄第一條「道釋」，此在於其將〈道釋科教門〉分作〈玄門道教門〉與〈桑門佛事門〉。即《事物紀原》對宗教內容之處理，是分官封廟宇道觀、官封神佛及道釋專詞解釋，而朱權則是道、釋二分，且大量增加道教部分，明顯崇道傾向。

至於朱權所增內容，主要有王府官屬、樂器音律、文史經籍、元朝事項、典章制度、宗教、災異讖緯、君臣之道與亂臣賊子等。而其中的王府官屬、樂器音律、文史經籍等項目，可見朱權身份與興趣所在。王府官屬主要在卷 4〈肅政風憲門〉最後有一「王府官屬」附錄，共有二十七條，朱權身為藩王，自然會將王府編制載入自纂類書中。而在〈樂器音律門〉中所作大量補充，更在於朱權自身對音樂之偏愛，如上引明鈔本中毓川手書朱權：「善音律，嘗作月琴節奏自娛，人呼矚仙月琴。」在書中〈樂器音律門〉「阮」一條中亦說明此樂器是依竹林七賢圖製作，名曰矚仙月琴。

朱權更以古琴聞世，撰有《臞仙神奇秘譜》一書。至於〈文史經籍門〉中之添增，亦是對其身為藩府本中刊行種類最廣、數量最多藩王之證明。元朝事項與典章制度部分，則是對從宋至明初此段歷史之補充。

在宗教方面，如〈文史經籍門〉最後一條「妖書」中，朱權寫道：「始於晉五胡亂華，皆奉本胡之教而滅中國之道，其書自此起，逮及金元二胡之世，以中國無君，改更釋藏，假以梁唐僧人編捏《古今佛道論衡實錄》四卷、《續古今佛道論衡》一卷……皆是滅中國孔老道德之語，其穢言惡語，欺天罔聖，不可枚舉，時漢人稱為妖書，胡人之扶胡教也，金元二胡有之」。<sup>35</sup>另〈君臣德政門〉「三教」一條中亦說明所謂三教，乃三代夏商周之教，而非儒釋道，因「非以喪門擬中國儒、道為三教」<sup>36</sup>，明言佛教不可與中國儒、道並列。故朱權在觀念上將釋、道分為二門，而此完全是前二部作品《通鑑博論》與《漢唐秘史》之延續，如《通鑑博論》中對唐懿宗迎佛骨一事，言「既受命于天而為天子，卻受戒於佛而為弟子，棄天明命，自取滅亡。故漢明其教入而十年暴殂，晉明其教行而三年促崩，吉凶之驗，協正之辨已有徵矣，可不戒乎。」<sup>37</sup>以漢明帝開啟佛教入中國，與晉明帝推動佛教發展史例，將二帝無法善終歸因於助佛之報應，以此批判迎佛骨事。另在元憲宗處論斷其在位僅五年，乃因欲焚《道藏》經書，故遭天所厭。<sup>38</sup>《漢唐秘史》中對漢明帝亦言「取胡神像入中國，啟喪門而禍天下後世，自帝始也。」<sup>39</sup>至於道教，朱權則全面稱頌，如在〈玄門道教門〉中強調學道則得仙，學佛必獲譴<sup>40</sup>，並加入眾多道教術語解說。或許對宗教態度過於偏頗，故此部分在東洋文庫本與明鈔本中大都刪去，然從朱權於書中對道教之整理與偏重，亦可與其後編纂道教類書《天皇至道太清玉冊》之志作一連結。

除上述外，另一大部分為與君王朝政相關內容，即災異讖緯、君臣之道與亂臣

<sup>35</sup> 明·朱權：《原始祕書》，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173冊，頁126。

<sup>36</sup> 明·朱權：《原始祕書》，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173冊，頁25。

<sup>37</sup> 明·朱權：《通鑑博論》，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281冊，頁127。

<sup>38</sup> 明·朱權：《通鑑博論》，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281冊，頁145。

<sup>39</sup> 明·朱權：《漢唐秘史》，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45冊，頁321。

<sup>40</sup> 〈玄門道教門〉「僧得仙」與「道士學佛」，見明·朱權：《原始祕書》，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173冊，頁135。

賊子。此亦朱權於自序中所強調「凡帝王之德政載至史冊，惟善惟惡皆有所始，必正其所始而書之矣，猶史筆以公天下之道，于以匡輔王化，丕顯政治，以光聖賢之德。若達大治，模範古今之事物以為寶鑑，使人見之必能正其所不正也」<sup>41</sup>，即此書除在《事物紀原》基礎上進行修改外，更欲如史筆般，記載帝王善惡之政原始，以為後世之鑑。

#### 四、「知我者，其惟是書乎」：朱權政治態度

前述朱權新增門類有〈天地文理門〉、〈義勇清潔門〉、〈孝義貞潔門〉、〈內宦中侍門〉、〈訓解字義門〉、〈惡逆不義門〉，以及內容量最大的〈君臣德政門〉。其中除〈訓解字義門〉為一般用語解釋外，其他皆屬政治相關內容，〈天地文理門〉論災異讖緯，〈義勇清潔門〉、〈孝義貞潔門〉、〈君臣德政門〉及〈內宦中侍門〉論君臣之道，最後的〈惡逆不義門〉為亂臣賊子。

##### （一）上天的啟示：〈天地文理門〉

〈天地文理門〉共六十條，首列「河圖」、「洛書」、「祥瑞」、「河清」等吉兆，其後列出「星變」、「妖虹」、「雷震」等災異，於條目下解釋其始於何君。如以「地陷」為例，其言：「漢安帝時，河東地陷，宦官專政，委寄國事，從其始」<sup>42</sup>，漢安帝一朝因政權旁落宦官，故出現地陷凶兆。而如此災異史例，是取自與此書同時編纂之《漢唐秘史》，在《漢唐秘史》漢安帝永初元年下，記有「河東地陷，東南百四十步，南北二十步，深三丈五尺。」並說明此乃女戚、宦官者所致。<sup>43</sup>除此之外，凡在《原始祕書》此門中所舉漢唐事例，皆可見於《漢唐秘史》中。《漢唐秘史》一書為明太祖朱元璋見漢唐二代末世帝王大都無法善終，故命朱權編撰，以防祖宗貽

<sup>41</sup> 明·朱權：《原始祕書》，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173冊，頁2。

<sup>42</sup> 明·朱權：《原始祕書》，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173冊，頁13。

<sup>43</sup> 明·朱權：《漢唐秘史》，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45冊，頁327。

謀未遜之憾，主論天象災異與異氏（大臣與宦官）之害。因此書編纂時間與《原始祕書》重疊，當是將同一史料分別運用至二書中，此亦《原始祕書》中論及朝政之時，漢、唐史例偏多之因。

## （二）何謂忠孝節義：〈義勇清潔門〉、〈孝義貞潔門〉

〈義勇清潔門〉與〈孝義貞潔門〉各有十一條，〈義勇清潔門〉為「高士」（巢父）、「隱士」（方回）、「清士」（伯夷、叔齊）、「廉士」（子罕）、「力士」（孟賁、烏獲）、「義士」（鉏臯）、「俠士」（郭解）、「勇士」（孟賁、烏獲）、「辯士」（廝養卒）、「刺客」（聶政）與「說客」（蘇秦、張儀）。此十一條中人物行為皆與國政相關，故此門是置於〈君臣德政門〉之後。〈孝義貞潔門〉為「孝子順孫」（大舜）、「義夫節婦」（宋弘、朱英）、「拜義父」（呂布與董卓）、「認義母」（周瑜與孫策母）、「結義兄弟」（范巨卿與張元伯）、「養義子」（董卓與呂布）、「入贅為婿」（淳于髡）、「烈婦」（王陵母）、「報恩」（靈轍與趙盾）、「復仇」（伍子胥與楚平王）、「報復」（湯放桀、武王伐紂）。此二門各條內容皆短小，以一行為多，且有重複之例，如〈義勇清潔門〉皆舉孟賁、孟獲為例的「力士」與「勇士」，而〈孝義貞潔門〉的「拜義父」與「養義子」，皆以董卓與呂布為例，然呂布最終殺了董卓，既非孝亦非義。另「報復」一條，以朝代更迭，特別以魏晉之例解釋此乃天道好還，報復之速，不可不畏，強調人世無道之時，若無人出而行孝義貞潔事，天道自會行之。

## （三）親親之道：〈君臣德政門〉

〈君臣德政門〉共二一七條，為所有門類中條目最多者，從朱權識文所謂「〈君臣〉、〈德政〉二門」可知，此門原析分為二，後因刪減，所餘合稱〈君臣德政門〉。此門中除上述辟佛言論外，篇幅最多者是論同族與異姓之別，如在「先明後昏」中論唐玄宗天寶之後寵任宦戚亡唐一事，其後接連「遵祖法」、「變祖法」、「敘天倫禮」、「悖天倫禮」四條論宗親之事。「遵祖法」中寫道「漢文帝遵守祖宗成法，尊親禮賢，雖淮南王不道而死，封四子皆王，何敦骨肉之厚也。至是天下又安，四夷咸服，文

帝始之」<sup>44</sup>，讚揚漢文帝不因淮南王不道而株連其子孫，故天下得安；「變祖法」則論成王之世，只因流言而使管蔡不得善終，實有傷於君親。「敘天倫禮」是言漢章帝款待宗親沛王等來朝之事；「悖天倫禮」則批判宋廢帝辱罵諸宗親，導致人神共怒，最終慘遭殺害，棄屍三日不收，此乃滅天倫之報。<sup>45</sup>漢文帝恪守祖法，善待諸王後代；周成王因流言征伐管蔡，君德與不德，取決於其對宗親敦厚與否。而不守天倫之大如宋廢帝者，必遭上天背棄。

上述四條中，前二條論君對不道諸王之處置態度，後二條論帝與諸王相處之道，皆為君與同姓宗親之事。至於觸及同族與異姓之論者為「尊親親」、「忌親親」、「封親藩」與「削親藩」四條；「尊親親」論述周武王大封同姓，以防異姓，故可安八百年家國；「忌親親」則是言魏文帝疏忌骨肉，法禁諸王，終為司馬氏所篡。「封親藩」舉周武王與漢高祖大封同姓之例，強調能與國同始終者只有宗室；「削親藩」批判漢景帝聽晁錯之言削藩，引起七國之亂一事。<sup>46</sup>周武王與漢高祖推行至親輔政，大封同姓諸王，故為治世，再以魏文帝猜忌手足與漢景帝因晁錯之言削藩作為反例。除上述外，其他如「以忌殺親」，是論宋明帝以嗣子幼弱，疑忌諸弟不利於己，皆勦除之，導致根本孤弱，後嗣非才，卒為蕭道成所篡。「臣下議政」則強調親親輔政之功而無異姓間諜之禍，主張輔相之臣必先親親後賢賢。

此門所舉皆為帝王之例，所言封削之權亦在帝王而非臣子，故此門雖名〈君臣德政門〉，實偏重「君」。而其中諸多對宗親、異姓之論點與史例，雖與《漢唐秘史》同，然其中在漢文帝部分描述略有不同。《漢唐秘史》中對文帝集中於其廢淮南王使其憂憤而死一事，批其實有殺弟之名。<sup>47</sup>而《原始祕書》則取文帝聞淮南王死後，心傷之餘封淮南王四子一事，讚其尊親敦厚，故天下安定，四夷咸服。《漢唐秘史》重在論述帝與諸王關係，而《原始祕書》則為帝對已故諸王撫卹態度。此中轉變，在兩書編纂時期雖同，然《漢唐秘史》是於建文4年六月朱棣推翻建文王朝稱帝後，

<sup>44</sup> 明·朱權：《原始祕書》，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173冊，頁26。

<sup>45</sup> 〈君臣德政門〉中僅列「悖天倫禮」此名，內容收入〈惡逆不義門〉中。明·朱權：《原始祕書》，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173冊，頁209。

<sup>46</sup> 上引四條見於明·朱權：《原始祕書》，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173冊，頁27。

<sup>47</sup> 明·朱權：《漢唐秘史》，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45冊，頁293。

同年十二月刊刻，當時朱棣甫即位，正值賞罰諸王臣之際；而《原始祕書》晚至永樂 9 年，此時朱權已遭徙南昌，過往諸般親親之道已無需再論，僅能望君念血緣之親，效法漢文帝，讓藩王及其子孫能於封地安享至終。

#### （四）禪袴之職：〈內宦中侍門〉

〈內宦中侍門〉共六十一條<sup>48</sup>，首述內宰、中侍等宦官官職，次列「宦官忠賢」一條，以漢靈帝時宦官呂疆因諫貪官身亡一事，望可為萬代宦官之法。其後所舉「宦官宅第」、「手握天爵」、「宦官之盛」、「亡漢之兆」等宦官禍國史例，皆為漢唐二朝故事，以及在此門最後附一論曰：「按唐史，唐世人主父子祖孫，皆死於宦官之手，遂弑天子、剿諸王、戮大臣，濁亂天下不可枚舉」<sup>49</sup>，這些內容同樣可見於《漢唐秘史》中。此門類雖列六十一條，然最後的「宦官反」、「宦官弑君」、「宦官廢帝」等共十六條僅存目，內容俱收入〈惡逆不義門〉中。〈惡逆不義門〉除收宦官之例外，更值得注意的是如「叔殺姪」等宗親之間的虐殺。

#### （五）春秋之筆：〈惡逆不義門〉

〈惡逆不義門〉共一二八條，除與《漢唐秘史》相同之宦官、外戚與權臣之亂外，值得注意者為描述宗親部分，如「叔殺姪」此條，其寫道：

宋孝武帝殺其兄子安陸王子綏等十三人，武帝始之。昔周公之殺兄管叔，謂尊王室，故不足以為害理由，是以為常焉。孰不知周公之伐武庚也，管叔自縊而死，乃放蔡叔於霍鄰。春秋之法管叔之死以為誅者，尊王室也，豈真殺乎。未幾，復封蔡叔於蔡而與周同為悠久，此天倫之大者也。厥後無道之世，以位自尊而亡天倫之大，聽讒邪之言而骨肉自相殘殺，始於此也。<sup>50</sup>

其中論述兩段史事：一是劉宋時期宋孝武帝殘暴弑兄一族；一是周公殺兄。此處言宋孝武帝弑殺兄子安陸王子綏等十三人，然據史，宋孝武帝劉駿確實殺其兄劉劭一

<sup>48</sup> 以下所引〈內宦中侍門〉內容，參見明·朱權：《原始祕書》，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 173 冊，頁 67-70。

<sup>49</sup> 明·朱權：《原始祕書》，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 173 冊，頁 70。

<sup>50</sup> 明·朱權：《原始祕書》，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 173 冊，頁 205。

家，然安陸王子綏並非兄子，而是宋孝武帝劉駿之子。至於安陸王子綏，最後是為叔父劉彧賜死，即此記載雖與史書有所出入，然宋孝武帝劉駿確實殺姪，而安陸王子綏亦確實為叔所殺，依然符合「叔殺姪」。問題在其後所述周公殺兄一事，若就內容而言，其應置於「弟殺兄」此條，絕非此處的「叔殺姪」，因周公不僅未害其姪，反而是為輔佐其姪成王而背負殺兄之罪。且此處強調史家所謂周公殺兄，乃春秋筆法，因管叔實自縊，並非真為周公所弑。並言周公雖放蔡叔，然最終仍讓其返回封地蔡國，使其後代於蔡，直至周亡。故此「叔殺姪」，所言雖劉宋事，朱權心中所浮現應是當朝之朱棣與建文，以及朱棣登基後以靖難時期表現對諸王所進行之削奪，因此在「叔殺姪」中論述周公與管蔡，以此強調「天倫之大」。

除「叔殺姪」外，另在「諸王反」中有言吳王濞之事。《漢唐秘史》中有許多篇幅論述漢景帝因晁錯之言削藩，使吳王濞反，興起七國之亂。而此「諸王反」中，雖仍是將過錯歸於晁錯，言「景帝時聽晁錯之謀，變更祖法，譖削諸王封邑而危劉氏，濞乃起兵誅錯，此其始」<sup>51</sup>，其後在「讒毀宗室」與「離間」二條中亦重申晁錯之惡。<sup>52</sup>然即使如此，朱權是將「諸王反」置於〈惡逆不義門〉中，即錯雖不在興兵諸王，謀反雖為君與近臣削藩所逼，但謀反本身即亂君臣父子之道。無論以何理由興兵謀反，皆是惡逆不義。朱權雖以抗旨表達對姪建文帝削藩之不平，然始終對朱棣以此興靖難一役不置可否，而此「諸王反」應是其無聲的譴責。

《原始祕書》雖為一部類書，然其中所言，不論是以天象災異論君天命可畏，或是強調宗親力量與異姓深刻之害，甚至舉周公與漢文帝之例，主張對諸王寬仁就是讓其返回封地。而以類書形式承載上述內容，似乎已超出類書原本之性質。朱權於永樂9年識文中言「知我者，其惟是書乎」，此時朱權已歷洪武、建文、永樂三朝，遷徙大寧、北平、南昌三地。《漢唐秘史》中太祖對子孫之戒，在其駕崩後立即為建文與朱棣所背棄，其中的諷刺與悲嘆，應屬編纂者朱權最能體悟。何謂「邪說暴行有作」，何謂「臣弑其君者有之」，聲罪致討雖可洩朱權所受屈辱，然保身為後世慮更為重要。故此書雖有言天子事，朱權亦欲以古托志，然在所舉眾多歷史事實與駁

<sup>51</sup> 明·朱權：《原始祕書》，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173冊，頁206。

<sup>52</sup> 明·朱權：《原始祕書》，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173冊，頁210、211。

雜門類中，卻使其背後含義更加隱晦模糊。但或許正因如此，使其在靖難之變後，仍能有大量作品刊刻<sup>53</sup>，並得以安然壽終，亦可謂幸也。

## 結語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對《原始祕書》一書評曰：「是書體例與《事物紀原》相類而荒謬特甚，如謂醜婦始嫫母，妒婦始尹吉甫妻，淫婦始柳宗元〈河間婦傳〉者，不一而足，甚謂自縊始申生，飲酖始叔牙，自刎始吳王夫差，其陋殆不足辨也」。<sup>54</sup>《原始祕書》雖為類書，且有其偏誤之處，然是朱權給予寧府子孫之冊，亦為其表志之作。朱權如此歷史人物，在時代更迭中不斷被解構與重構，亦在史料堆砌中逐漸模糊變形，唯有從其著作中能一窺真正的身影。本篇以朱權現存最早類書《原始祕書》，就版本之間異同，論述內容增刪目的，並與《事物紀原》宋刻本進行比對，使其編纂輪廓更為清晰。最後就朱權所增音樂、書籍、宗教與政治部分，論述其自身興趣、信仰與政治立場關係。從中不僅可更接近朱權面貌，亦望能對其書籍編纂有一深入了解，對朱權以及藩府本研究能有新的啟發。

---

<sup>53</sup> 關於朱權及其後裔所刻書籍，請參閱陳清慧：《明代藩府刻書研究》（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3）下編〈第一章 朱權與寧藩刻書〉，頁 149-158。

<sup>54</sup> 明·朱權：《原始祕書》，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 173 冊，頁 215。

## 徵引文獻

### 一、原典文獻

- 唐·李潛：《松窗雜錄》，收入《筆記小說大觀》第三編 2，臺北：新興書局，1988。
- \* 宋·不著作者：《重修事物紀原集》，宋刊本，藏於日本靜嘉堂文庫。
- 宋·高承，明·胡文煥校，江戶·鵜飼信之點：《事物紀原》，收入〔日〕長澤規矩也編：《和刻本類書集成》第 2 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 宋·高承，明·陳華等校：《事物紀原》，明正統 9 年（1444）序刊本，藏於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館。
- 宋·高承：《事物紀原》，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第 226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 明·朱謀埠：《藩獻記》，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出版編輯組編：《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
- 明·朱權：《原始祕書》，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 173 冊，臺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5。
- \* 明·朱權：《原始祕書》，明萬曆 23 年（1595）繡谷周氏萬卷樓刊本，藏於日本東洋文庫。
- \* 明·朱權：《原始祕書》，明鈔本，藏於臺灣國家圖書館。
- 明·朱權：《通鑑博論》，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 281 冊，臺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
- 明·朱權：《漢唐秘史》，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 45 冊，臺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
- \* 明·周弘祖：《古今書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 清·張廷玉等著：《明史》，臺北：鼎文書局，1982。
- 清·陸心源：《吳郡陸氏藏書目錄》，收入李萬健、鄧詠秋編：《清代私家藏書目錄題跋叢刊》第 11 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0。
- 清·陸心源：《歸安陸氏舊藏宋元本書目》，收入李萬健、鄧詠秋編：《清代私家藏

書目錄題跋叢刊》第 11 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0。

## 二、近人論著

江西省、南城縣、新建縣、南昌市博物館編：《江西明代藩王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

\* 杜信孚：《全明分省分縣刻書考》，北京：線裝書局，2001。

\* 林桂如：〈朱權的兩部史書——《通鑑博論》與《漢唐秘史》〉，《書目季刊》46：3（2012.12），頁 37-48。

林淑玲：《陸心源及其《皕宋樓藏書志》史部宋刊本研究（上）（下）》，收入《古典文獻研究輯刊初編》第 24 冊，臺北：花木蘭文化工作坊，2005。

\* 姚品文：《朱權研究》，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3。

\* 孫永忠：〈《事物紀原》研究〉，《輔仁國文學報》22（2006.7），頁 133-162。

徐楨基：《潛園遺事：藏書家陸心源生平及其他》，上海：生活·讀書·新知上海三聯書店，1996。

\* 陳清慧：《明代藩府刻書研究》，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3。

黃建國、高躍新：《中國古代藏書樓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99。

\*〔日〕大木康：《明末江南の出版文化》，東京：研文出版，2004。

〔日〕高橋忠彥：〈明代前期の茶書に就きて（上）：朱權の『茶譜』〉，《東京學藝大學紀要・第二部門・人文科學》53（2002.2），頁 347-368。

〔日〕靜嘉堂文庫美術館編：《靜嘉堂宋元圖鑒》，東京：靜嘉堂，2002。

（說明：書目前標示\*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 Selected Bibliography

- Chen Qing-Hui, *Ming Dai Fan Fu Ke Shu Yan Jiu* [The Study of Royal Family Editions in Ming Dynasty], (Beijing: National Library Press, 2013).
- Du Xin-Fu, *Quan Ming Fen Xheng Fen Xian Ke Shu Kao* [The Publishing of Each Province in Ming Dynasty], (Beijing: Thread-Binding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01).
- Lin Kuei-Ju, *Zhu Quan De Liang Bu Shi Shu: Tongjian Bolun Yu Hantang Mishi* [Zhu Quan's Historical Records: *Tongjian Bolun* and *Hantang Mishi*], *Bibliography Quarterly* 46:3 (Dec 2012), pp.37-48.
- Oki Yasushi, *Minmatsu Kounan no Syupan Bunka* [Research on publishing culture in late Min], (Tokyo: Kenbun Shuppan., 2004).
- Sun Yong-Zhong, *Shi Wu Ji Yuan Yan Jiu* [The Study of Shi Wu Ji Yuan], *Bulletin of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22 (Jul. 2006), pp.133-162.
- Yao Pin-Wen, *Zhu Quan Yan Jiu* [The Study on Zhu Quan], (Nanchang: Jiangxi University Press, 1993).
- [Ming] Zhou Hong-Zu, *Gu Jin Shu Ke* [The Publication of All Age], (Shanghai: Shanghai Gu Ji Publishing House, 2006).
- [Ming] Zhu Quan, *Yuan Shi Mi Shu*, The Ming Dynasty handwritten copy, collected in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 [Ming] Zhu Quan, *Yuan Shi Mi Shu*, The Wan Juan Lou edition (Wanli 23 years, 1595), collected in Toyo Bunko.